

文海出版社

佐唐

大乘非佛說辨

王國洋述

誠828冊一

49·3119
01

大乘非佛說辨

王恩洋

去佛彌遠正法日替大士不生羣癡罔救我佛大義尙未窺其支隅凡心偏計遂已肆其妄執大乘非佛說之已破義又復甚囂於今時蓋始自西洋人倡之繼有東洋人應之財中土人士亦多附和之咸謂大乘契經皆後世僞作佛法教理實由思想進化次第發展非佛人所創立也藏抑人小將下儕世尊於耶穌之徒齊等佛法於科哲諸學今爲正彼非是以教護衆生信佛向法都心敬作大乘非佛說辨

將作是篇別以二門初申四義以發論端次成二量以破外執所云初申四義以發論端者一者法性安住性非所作義此復云何謂一真法界自性如如本自無生後亦不滅無人無我無法非法是故經云一切諸法自性皆空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又云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又云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法性安住法界安立諸如是等不可勝舉以是因緣菩薩得二轉依涅槃稱所顯得不稱所生得而正智之於真如但爲能了因不作能生因卽以是故諸法法性性非所作非所作故何有進化與不進化非所作則本然本然者不能進故非所作則任運任運者則不進故亦以是

故如來自云、如來者卽諸法如義。又云、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又云、所謂如來者不出過諸法如義。此義云何、謂諸法法性既非所作、卽無能作。無能作故、如來不能出生法性、但能如法法性而實證之、不出不過、不增不減、如其所如而如之、故名如來也。是故佛復自云、我自得道以來、未曾說一字、汝等亦不聞。所以者何、法性本如是、非佛所說。故何謂法性、見起信論、料簡篇中此不備述。於此當思、佛法與諸餘外道等及科學哲學等根本不同、謂彼輩學問純出於思想理智、世間比量徧計非量之所成立、本不見法性真如。是故言人人殊、以思想進化而前後學說有其變化。我佛法理、卽諸法真如性、非所作、佛不作、彼但以究竟現觀實證所得、復以諸善巧方便言說開示、令餘亦了法性既非所作、佛尙不能作、故亦非菩薩所能作。法性既無變轉、故亦不因思想進化而有進化。又法性既唯現觀所能實證、則未得究竟現觀者、絕不能但憑臆說、敢於立言。是故菩薩造論必根據契經、而聖言量爲比量、根本之因緣無人相、無我相、他相、卽自相、但圖方便不必用我不用人也。以是義故、佛法教理非思想之所造作、前後如一、亦無進化可說。而諸契經無由僞造。

二者、我佛說法教、唯是一義。此復云何、謂如前說諸法法性平等一如、而諸衆生愚癡執著二障所覆、二執所執、日處法性之中而不達法性是何、如雲覆天、如盲無目、有日月之明而不能知、長夜沈迷出沒苦海。我佛悲愍彼故、起大悲心、發無上願、感欲衆生亦如於我出生死泥、達究竟地、斷除二

障實證二空。是故經云。所有一切衆生之類。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大智大悲平等。初不欲以小乘之教濟度衆生。是之謂教唯是一。然而於佛法中。復有大乘小乘別者。此屬於衆生根不關於如來教也。所以者何。謂佛智悲雖唯是一。而諸衆生根則有三。於是又有智悲薄弱者。於佛聞法不達究竟。固局人空。證解脫果。聲聞獨覺是稱爲小。復有衆生智悲廣大。於佛聞法達其究竟。雙解二空。得菩提果。菩提薩埵是稱爲大。以是義故。無量義經有言。初說四諦爲諸聲聞人。而八億諸天發菩提心。中說十二因緣爲求辟支佛人。而無量衆生發菩提心。或住聲聞。次說方等十二部經。摩訶般若。華嚴海雲演說菩薩歷劫修行。而百千比丘萬億人天無量衆生得四沙門果。住辟支佛因緣中。故知說同而解有別。仁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同聽樂音而會心各異。是故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世事且然。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此理固無可疑者也。了知此義。則知佛說契經本無大小之異。更不於中執此是佛說此非佛說。

三者大乘教名。對小乘而起。非本來有義。此復云何。謂如上所云。既佛說教唯是其一。如何得有大乘小乘教名。而今有是名者。蓋以小乘人等於佛說教局一人空。不知法亦非。有以是造論立宗。部執羣起。龍樹提婆爲破彼有執顯示法性。故說於諸法自性本空。根據般若等經。造中百等論。以彼局人空。故斥以小名。二空之理廣大微妙。深契佛說。故標以大目。教分大小。從茲起矣。不然豈有部

經部等自名爲小乘者。故知小乘教大乘教之名唯後起也。大小乘教如是。空有兩宗亦然。佛轉法輪空有不偏廢。說諸法空顯彼無性也。說諸法有顯彼有用也。性用不相離。故空有不單立。捨有言空是惡取也。捨空言有是所執也。故空有俱而後佛教成。然以對機別故。般若深密側重不同。由是菩薩住法亦以對執有殊宗尙稍異。龍樹提婆既本般若等經顯法性空。破小有執無著世親亦爲不如實知法性者。本深密瑜伽說緣生有用破彼空執有空俱遣。始名佛教偏墮一邊。皆不如理。詮表不同。遮遣各別。由是分宗曰。空曰有。然俱本聖言。非自妄立也。了此義者。始知我佛圓音理無不盡。但以二乘僻執始有小大之分。若達法性則但有大乘之教而已矣。又空有之教以所破遣之不同。故所詮顯因之以異。若備明二諦則但有佛法而已矣。僞造契經及教理進化之說。何相及焉。四者大乘非佛說之說本不始於今人。大乘真佛說之理久成定量義。謂如上明當大乘斥破小乘之際。彼小乘者理不能自圓。量不能自立。於不得已之際始造作誣蔑之辭。謂大乘教非佛所說。冀以動人聞聽而自解紛然。以與事實乖違。立說無據。以大小乘經本俱行故。此則顯揚等第二因「本俱行」也。又復不顧自宗轉以自害。蓋既自云自所依經爲佛所說。又亦立佛十八不共佛法與羅漢不同。旣無大乘不同安在。卽應無佛。旣無有佛誰說小乘。故破大乘還同自破。此則顯揚等論第五「有無有」因也。以如是等因大乘論主廣破彼執。至玄奘法師遊學印度。造制惡見論。全印

小乘無敢破者。自茲以往大乘真佛說遂成定量矣。生今之世乃復立人之所不能立。破人之所既已破。兩造論譯應知皆自擾多事也。然彼既重立我不容不重破。竊願諸主張大乘非佛說者多讀經論多詳史實斯免許多費辭耳。

所謂次成二量以破外執者且初量云

大乘真契經佛說非餘說。

自許一切智智內證境所攝餘智餘境不攝故。

如增一等

此中比量宗云大乘真契經佛說非餘說所云契經者簡大乘論故。大乘論藏我宗自許爲菩薩所說非佛說故。復云真者簡僞經故亦有後人僞造非佛說非菩薩說而稱經者故如高王經等。復云大乘者簡小乘契經故小乘諸經彼此共許爲佛說非所譯故爲簡如是過失故但就自乘共許真實契經如般若華嚴深密楞伽法華涅槃等立爲宗有法佛說非餘說立爲宗法此中非餘言爲簡菩薩以今人多謂爲龍樹無著等菩薩所說故亦簡哲人以多計爲大哲學家大思想家之所作故若對古昔小乘論師則亦簡外道以彼謂爲空花外道之所說故如是有法及法合以爲宗因云自許一切智智內證境所攝餘智餘境不攝故者自許言簡他不許故無隨一不成失以此正

因雖非餘知。我宗自許故。云何一切智智。一切智言顯遍知一切法。謂蘊界處緣起諸食菩提分等無量無邊所有諸法。於此諸法無不盡知故名一切智。謂卽盡其所有性智。復云智者。顯此無顛倒無分別根本智。謂能實證前此一切法無生滅無增減真實法性。煩惱所知二障我法二執隨眠習氣永斷無餘之所轉得。卽如其所有性智。如是一切智智謂卽正等正覺等簡二乘雖少有所知非遍知故。覺簡十地菩薩以雖遍知一切然於證法性未瑩淨故。雙簡凡夫外道哲人思想家等。彼非遍知非實知故。卽此一切智智正等正覺卽佛異名。佛以一切智智成故。正遍覺知一切世出世間法故。云內證者。簡非量比量計度之所知識。亦表證智現量之所得故。所云境者。謂卽宗中大乘真實契經。以此契經所說諸法無上無上殊勝殊勝。超過一切思議尋伺少分現量境界相故。唯此一切智智之所行境。雖諸菩薩廣大智慧尤未究竟證故。二乘聖者舍利弗等。如癡聾故。何況諸餘外道哲學比量非量智慧所能了知。旣非彼智所能了知。卽非彼智之所行境。故此中因言自許。一切智智內證境所攝餘智餘境不攝故。是爲立。因此中所云無上無上者。謂所緣無上。正行無上。得果無上等。如辯中邊說。此中所云殊勝殊勝者。謂所知依殊勝。所知相殊勝。入所知相殊勝。彼入因果殊勝等。如攝大乘說。

喻云。如增一等者。增一等四阿笈摩。其中所說三科四諦緣起等事。及三法印等理。爲一切智智內

證所行境。非餘外道比量。非量智所行境。是故大乘小乘皆許爲佛所說。非餘外道哲人之所能說。今世東西洋學者亦共許爲佛之所說。理符順故。世共知故。立以爲喻。

云何此中建立比量。謂就大乘真實契經是佛所說。非餘所說。以此契經自許一切智智內證境所。揖餘智餘境所不揖故。凡爲彼境者得爲彼所緣。爲彼所緣者得爲彼所知。爲彼所知者能爲彼所說。如非彼境卽非所緣。如非所緣卽非所知。尙非所知如何得能爲彼所說。宣示開解覺悟於他。如增一等契經爲一切智智內證境。非餘智境故爲佛之所說。非餘之所說。大乘真契經旣爲一切智智之佛內證所行境。非餘所行境。故爲佛所說。非餘之所說。

如是雖已略建比量。然未廣爲抉擇。今爲開顯此中義故。亦爲廣釋外難故。復抉擇於次。

如有主張大乘契經非佛所說者。應正問彼。汝云大乘契經非佛說者。汝已實信世間真有佛。不若尙不信世真有佛者。則汝不應言大乘契經非佛所說。以本無佛故。亦與世間共知相違。以世共許二千四百八十八年前釋迦牟尼於印度境成正等覺說法度人故。如已實信世有佛者。則汝所云佛者爲一切智智者。不爲真實現觀圓證真如法性。世出世間究竟理。不如云我不信受佛爲一切智智。亦不信受佛爲實證。世出世間究竟理者。則汝所云佛應非是佛。以非一切智智故。以未實證。世出世間究竟理故。佛以一切智智成佛。以實證世出世間究竟理成是故。一切智智與究竟證會。

世出世間究竟理者。一體異名。云何既名佛而不許爲一切智智。不許實證世出世間究竟理。是則便有自語相違失。亦有他不共許失我宗聖教不許如是理故。若云汝雖不許我自許者。則應問汝。汝以何因而云佛非一切智智。非實證究竟理者。若云以世理推測不應有如是人故。如現世無如是人者。則應告汝所云佛者原非世理所能推測故。若佛而可以世理推測亦如常人等者。則便非佛故。又世理範圍法爾不足盡吾人之量。如吾人之量故。若云盡。若云如則亦不應有進化故。不能盡量。不能如量。如是世理不用爲比量故。如是立因不成。復云如現世無如是人者。喻亦不成。何以故。以現在非有不能斷過去亦非有故。如現世雖無有能如孔子之聖者。不能遂斷昔之孔子非聖人故。是故不能以今世無一切智智之人遂斷昔之佛亦非一切智智。因喻俱不成故。能立不成能立不成故。所立卽不成立。故汝應信佛真一切智智者。佛真實證現觀究竟理者。

如是旣已安立佛爲一切智智。佛爲實證世出世間究竟理者。復應問彼。汝云大乘契經非佛說者。所云大乘契經汝作何解。爲以大乘契經違背佛說違背法性故。非佛所說耶。爲以大乘契經不背佛說不違法性而以殊勝殊勝無上無上超越一切故。非佛所說耶。若以大乘契經違佛說背法性故。非佛說者。理且不然。聖教正理久成定量故。謂昔在印度小大共諍。執小乘者輒謗大乘非佛所說。我大乘論中如莊嚴顯揚唯識論等。慈尊無著護法諸大菩薩以多比量建立大乘真佛所說。彼

小乘等莫能破。故玄奘法師在印度時製制惡見論一千六百頌廣擁異說備顯正論。彼小乘等俯首惕伏故成唯識論爲破此故立比量云。

諸大乘經皆順無我違數取趣。背棄流轉趣向還滅讚佛法僧毀諸外道表蘊等法遮勝性等。樂大乘者許能顯示無顛倒理契經攝故如增一等。

是故謂大乘契經違佛說背法性故非佛所說不應正理以無能有破此量故。

如謂大乘契經殊勝殊勝無上無上超越一切故非佛說者應正問彼旣非佛說復是誰說爲高於佛者之所說耶。爲不及佛者之所說耶。倘謂高於佛者所說者則佛應非佛以尙有高於彼之人故。如謂爲不及佛者之所說者則如是殊勝契經佛尙不能說彼智慧不及佛者如何乃能說或應大乘契經非殊勝無上說以非佛所說不及佛者之所說故如外道哲學書等如是則大乘契經非大乘契經以同外道書論故尙不名佛說何復名大乘。倘遂謂大乘契經非實大乘契經如外道等者復達成唯識等所立比量豈能成立。又若云非謂高於佛之所說亦非謂不及佛之所說而謂佛說超於世理常情無據有如神話者是亦不然。神話是錯亂佛說有因緣故神話無結果佛說有所趨故喻旣不成世理不如不盡是以必須超越所據常情唯得常情又何爲佛如前已說復次所云大乘契經非佛說者爲此契經非佛所知故佛不說耶爲佛所知故佛不說耶若謂非所知故佛不說

者。則佛應非一切智智者。以大乘契經殊勝無上非所知故。既非一切智智。還應非佛。若謂佛所知。故佛不說者。則佛應非大悲者。以知大乘深妙法而不說。以度衆生故。既非大悲者。佛仍非佛。佛以一切智智成。一切智智由大悲起。既非大悲者。卽非一切智智。故若謂佛雖一切智智者。佛雖大悲者。然佛以身教不以言教。故佛重躬行不重空談。故佛重人之實證真如。不願與人諍論學理。故而不說法者。今應問彼。佛在世間曾說法否。如謂佛不說法者。云何復許四阿笈摩爲佛所說。既謂佛說四阿笈摩。而謂佛以身教不以言教。不應正理。亦有自語相違。世間聖教相違失佛。既不但以身教。亦以言教。說四阿笈摩。則亦應說大乘經等。差別因緣不可得故。或不說大乘經故。亦不應說四阿笈摩。故汝所立第一因理不成立。又應問彼。說法聽法亦躬行事。不欲人行者。需教人以道。不。未聞道者能行道。不。若謂說法聽法非躬行事。欲人行道可不教人以道。未聞道者便可行道。此與世間相違。亦與我聖教相違。以教授教誠多聞熏習。皆躬行事故。聞思修三如戒定慧次第因果。不可亂。不可越。故偷謂說法聽法亦躬行事。欲人行者。需教人以道。未聞道者不能行道。則汝如何復言佛重躬行不重空談。不說大乘法。又當問彼所云實證者。將何所證。將如何證耶。於證之前亦有事否耶。倘云不問何所證。不問如何證。亦可以實證真如者。則應一切凡夫一切外道皆能實證真如。以盲修瞎練者皆可證見真如。故偷於實證之前更無事者。則資糧加行之事。皆屬虛立。而聞思。

成慧皆可廢棄無因無緣遂可得果。如是所云既違世間亦違聖教又背正理謬妄重說何能立。且彼小乘爲度一身尙必聽聞正法如理作意法隨法行而後乃能由正行證正果況夫菩薩以度他爲究竟安可不多聞正法廣集資糧妙達善巧而能成其功者菩薩既亦以聞思慧成亦必聽聞正法乃能證果則佛何故不說大乘契經。

復有於此施設難言謂諸菩薩如龍猛等既證法性已入大地廣大行願遍知一切大乘契經彼正所緣如何不許亦爲彼智內證所行境既得爲彼境如汝宗因卽得爲彼說又諸契經如汝所主若般若心經爲觀自在菩薩說密嚴維摩等經多爲金剛藏菩薩維摩詰居士等說如是大乘契經既得亦爲菩薩境大乘契經旣亦得爲菩薩說如密嚴等如是汝立比量有不定失卽不能成自不成故不能破他故謂大乘契經龍猛無著之所說非佛說者理未能動。

此似不能立非真不能立似不能破非真不能破蓋我立因云一切智智內證境所攝者就全部契經以爲言故就究竟證會圓滿明淨究竟理以爲言故如是全部契經究竟諦理唯爲一切智智內證境非謂菩薩於此契經一部一分都無所知亦不謂彼全無內證但非遍知故或雖遍知如等覺菩薩然證法性猶未瑩故仍爲有學仍爲弟子不稱無學不稱大師如已遍知知已究竟則便名佛故故我立因無不定失又云如心經密嚴等爲菩薩說喻不定者此亦不然蓋在我宗凡云經者

皆稱佛說。故菩薩說者論藏收故。如是心經密嚴等雖菩薩說。然仍稱佛說。所以者何。以佛菩薩同在一會。佛所印可。佛所認許。如國王下詔。詔雖不由國王作。然王所印可。王所認許。則稱王詔。不稱臣詔。否則政令法紀便紊亂。故法王取世其理亦然。雖菩薩說亦稱佛說。以彼經藏之所收。非論藏所攝故。如是我聞從佛聞故。故我立喻無不定失。因喻俱成。宗亦得成。非餘說言無不定失。故我立量無能違害。故卽亦能摧伏於他。

復次。卽於此中應更審察。如汝所云龍猛等菩薩已入大地已證法性大乘契經亦彼所行境故得爲彼所說者。龍猛等菩薩已入大地已證法性故便許大乘契經得爲彼說。云何一切智智已入究竟佛地已圓證法性者。乃不許說大乘契經。如是顛倒深爲自害。否則佛應非佛。以其智曾龍猛等菩薩之不若。或龍猛等菩薩非菩薩。以其智慧超於佛故。如是顛倒更爲自害。又如所云心經密嚴爲菩薩說者。旣爲菩薩說則卽正云觀自在菩薩告舍利子。不別云佛告舍利子。云金剛藏菩薩答如實見菩薩。不別云佛答如實見菩薩。旣華嚴般若爲龍猛菩薩說。深密楞伽爲無著菩薩說。則亦正云龍猛無著說而已矣。何所畏懼。何所恐怖。而必系之以佛云佛所說。以欺世耶。

若謂雖非佛說。然以佛爲世所重故。欲假其名以行其道。故雖竊佛名。然爲度衆生故。無欺世之罪者。理亦不然。謂如世所許佛。但如小乘之羅漢者。則在大乘經中處處訶責羅漢。謂爲小根小果。謂

爲無智婢子。謂爲慈悲薄弱。旣佛亦同羅漢。則亦應同所訶擯。旣所訶擯云何復尊之以爲佛。冒其名以行。以反招小乘人之非難。內旣自失其大乘之真價。外復招敵人以譏毀。是欲重反輕。欲速反滯。龍猛等菩薩雖至愚必不出此也。倘謂佛真是佛故假之者旣真是佛云何不能自說大乘經。以遺教後人。而必待於菩薩之爲造耶。抑菩薩旣假佛名以求自重。以期速行矣。則應凡所有作皆假佛之名以行。云何復作論等。如中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集論。辨大乘論。顯揚聖教論。不名佛說。差別因緣不可得故。由此可知佛說自是佛說。弟子說自是弟子說。大小二乘三藏教中經論。二藏各別所收。釐然不可亂。故如增一發智等。何所用其爲造。何所用其假冒。復次菩薩造論。雖自證真性。然所有作必本聖言量。苟違聖言。卽不能成立。苟前無大乘契經者。則將何所學。將何所據。而造論耶。若謂自造契經以爲聖言量者。不應前乃膽大妄爲。一味逞其自由。肆其意志。決不據何種聖言。以造契經。後乃膽小志微。不敢越出聖言量範圍一步。拘謹局促。以自束縛其自由。而自奴役其意志。且其所用以自束縛者。仍卽自所造之契經也。如是前後兩人如蠹處繭。自作自縛。信如是則龍樹無著諸菩薩。乃至至愚不靈心勞日拙之一妄人也。寧有是理耶。抑更有進者。旣謂般若華嚴爲龍樹作深密榜。伽爲無著作。則二者皆非聖言量也。旣非聖言量。則異宗共譏。何不直斥其非聖言量。龍樹時尙不論。且如清辯護法之爭。亦云烈也。相宗旣後性宗晚出。則所造爲經。當不能掩性宗。

人之眼目。云何清辯對護法不直斥其背聖言量。不直斥其所據者爲僞經而必別出他途以相遷難而自勞也。嗟夫。西方菩薩於聖言量之價值亦旣神聖視之矣。尙非敢違。奈何可以僞造哉。

問者曰。倘大乘契經皆佛所說者。云何龍樹以前不見有大乘教而無著以前曾不見有法相唯識之學乎。寧旣有是經而於佛學界全不生影響者乎。以龍樹等之博洽寧於法相唯識之經竟不一讀乎。答曰。此等皆不成難。蓋學說之爲物固有待於經籍而經籍之行也則有待於人之宏之。此所謂人能宏道者也。而人之宏道也又各以其素習者而宏之不必盡宏之也。又必對治時宜而宏之。非時之所宜者可不必宏也。此如儒教然宋學漢學俱宗四書五經。然漢學行於漢。宋學盛於宋明。至於清而宋學消沈。漢學復盛起而漢人治經多有各專一經者。吾人豈可以宋學晚出遂可斷五經四書中所言身心性命之學皆宋儒僞增者乎。以漢儒所宗固同此經也是知宗經雖同而見仁見智已各殊異然不害其爲皆孔子之書則又安可以龍樹以前無空宗無著以前無相宗遂謂大乘契經皆非佛說也。經雖俱時而有然有行有不行者則或於某時而生影響或於某時不生影響爲非有乎。若必以影響論者則佛法生於印度而今之印度所受於佛法之影響者爲何歟。嗟夫使非玄奘法師一部西域記者則釋迦牟尼佛之在印度一入於西洋近日科學之方法歷史之研究。

進化之公例中已成神話上理想之人物而印度千數百年赫奕莊嚴之文明且寃孽而不爲今人所承認矣是故吾人研究印度文化研究佛法者有不可不特別注意者數端一者吾人應知印度爲非歷史的文明又爲無歷史的文明吾人既無信史可徵其文明演進之跡而欲研求其文化之價值即不得從歷史上觀察而當於其所遺之經籍學說單刀直入的以窮其根而徹其本而後乃能斷定其價值二者吾人直接研究佛法時千萬勿以研究物質界自然現象之方法所謂科學方法者而研究之苟欲利用之亦但限於某一部分切不可施諸一切所以者何以佛法者唯心的而非唯物的超乎自然的而非以自然界物質之研究爲其對象者也三者西洋人所謂進化公例不能實用於一切而以之觀察印度文明以之觀察佛法則尤爲無當所以者何以進化公例約有數端一者天演之進行也必由簡而繁由單而複由野而文由蠢而靈二者此種進行前者必爲後因後者必爲前果展轉蛻蟬要有其必然之關係與影響是故無無端而生起者亦無端而消滅者也三者凡兩種勢力之衝突或調和必生第三之新勢力然若以此觀察印度文明則佛未出世以前盈印度皆外道也佛之起也蓋破斥反對一切之外道毫無相因之理由以其主張全然異也此所謂無端而生不受絲毫之影響者也及唯識法相發達至極之後印度佛法乃倏然掃地以盡至於今印度人幾不知有佛此所謂無端消滅不生絲毫之影響者也然則前後有何因果之關係又有何

蟬之關係。是故進化公例之第二條全不適用。至印度人在佛出世以後。至於戒日王馴宇之時。文明學說光長萬丈。以其經論觀之。則豈今世號稱文明發達之西洋人中最高明之哲學家所能夢見。然至於今之印度人。則又何如。直下等於半開化之野蠻民族矣。則所謂第一條之進化公例。由簡而繁。由單而複。由野而文。由蠢而靈者。又不適用。至於兩種勢力或衝突或調和必有第三之新勢力生者。又不見。然佛法外道之衝突甚矣。第三勢力烏乎存。今之回教勢力固曾代印度之佛法外道而興也。然回教者他方之固有勢力。非調和佛法外道之勢力而生者。也是第三公例又不適用矣。問者曰。然則佛法不信因果律耶。曰。是烏乎然。佛法固全講因果者也。特所明與西洋人異。蓋佛法以各個人各爲一單位。各人各完成一因果流。永無斷絕。各個人與各個人相互之間。雖亦互有關係。然均不過爲增上緣而止。絕無有此人與彼人成親因緣而生出此種之因果關係者。雖父子師弟之關係。猶然外此者。更不待論也。至於除各各衆生自爲因緣。互作增上緣以外。絕不承認有天演之進行。與文化之進行。與所謂因果律者得主持其間。至各人因果之關係。其幾甚微。而影響長遠。通夫三世。絕不限於一生。以故內容至複。絕不可以常理測。乃若一切有爲法。自性無常。有生必滅。有盛必衰。有存必亡。則又絕不謂有所謂文明學說者。有其常住性。總之佛法之言因果也。至深。至蹟。至精。至微。可以通諸一切。而無不當。固與西洋所謂因果。

律者異也。參觀起信論、夫然而安可應用彼西洋進化公例者而觀察佛法哉。苟於此三者之理明，慎其道而用之，斯佛法少受誣蔑也歟。

又今東西洋學者於印度所發現之佛經中每見大乘經出世年代類後於小乘經。因斷後出者非佛說。而不知佛經之存於印度者本灰燼之餘，而小乘之發展也本先於大乘。則經之遺存者自宜小乘之先出者多而大乘之後出者少。以彼發展之時代既殊，則其流行之廣狹自異。而灰燼之餘自宜其最流行最廣遍者得存也。豈遂可斷定大乘契經先非有也。然在莊嚴顯揚唯識等論立大乘契經爲佛說。比量中第二因云：本俱行故所云本俱行者與小乘契經同時俱行也。既同時俱行，自當俱爲佛說。若大乘契經同時俱行而非佛說者，應小乘契經亦非佛說也。此量安立而小乘人無能破者，則本俱行因爲當時所共許。既當時去佛未遠，小大並行之際而皆承認大乘契經佛滅度後即同時俱行。今生數千年後乃以不可靠之故跡陳篇，比其先後，遂敢斷大乘契經爲後出，因斷非佛說。奈何顯揚莊嚴唯識諸論俱在而不一讀之也。關於此點及巴利文梵文文字不同之間題章太炎先生所著大乘佛教緣起考辯太之甚明見錄。

又當知非獨大乘契經本俱行而已，卽大乘教亦本俱行。禪宗爲性宗之一支，而禪宗之初祖則迦葉也。迦葉者固一面傳小乘教者，也是知大小乘經非獨本來俱行，而教亦俱行，非但教俱行而已。

而且爲一師所兼行。然則大乘於龍猛以前非不行也。特不盛行耳。亦猶之禪宗之在印度非無有也。特不盛行而但傳之一人耳。龍猛之宏大乘於印度亦猶之六祖之宏禪宗於中國皆宏其故有者而已。非所僞造而假名於佛也。性宗如此。相宗亦然。唯識之教根本十地經。固龍樹所傳出也。法相三科四諦通大小乘。更非無著之私言也。

且今人之執小乘大乘佛說非佛說云云者。亦曾取大小乘經合觀其究竟之理。分別其同異之義。決定教理之絕對衝突歧異如水火之不並容而後斷定其必出於兩人所說而非一人說耶。或但憑臆想武斷其爲佛非佛說耶。若臆想武斷者自不成立。以非量之所以得偏計之所執不成定量故。若謂由合觀深究故得其絕不相同之理而斷定其非一佛之所說者是事不然。以我大乘人備觀一切契經。凡佛所說無不相同故。所以者何。諸佛語言九事所攝。謂蘊處界事緣起食諦事菩提分事。佛弟子事。八衆事是一切契經所言義者。皆四部揅南所攝。所謂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有漏皆苦。是四阿笈摩如是餘大乘經亦然。雖說事說義各有詳略。然事不違義。義不離事。一遍一切。一切遍。一寧相礙也。故四阿笈摩與餘契經理非歧異。既不歧異。何不相容。平等平等。何高何下。云何不爲一佛所說。以是義故四阿笈摩及餘契經俱佛所說。說事說義無差別故。如增一等四阿笈摩俱佛所說。四阿笈摩非但小乘經實通大小。大乘契經不乖四阿笈摩。倘有難者。謂四阿笈摩既

通大小卽契經無有大小之別。云何復有大小二乘者。曰大乘小乘非以說法有別。但以悟解別故。是以教則唯一乘。則有三此義俱如初發論端第二第三義中顯。

復次諸主張大乘契經非佛說者。不但失害大乘。亦且失害小乘。所以者何。謂若有佛說大乘經者。則有菩薩依法修行圓滿菩提成正等覺。說小乘經令彼二乘種姓依法修行解脫煩惱成阿羅漢。如無大乘經。則無所依修菩薩行無此行故。則不能得佛果。既無有佛誰復能說四阿笈摩等經度二乘者。是故無大乘者小乘不成。無大乘經者小乘經亦不成。此義如顯揚莊嚴唯識中顯。所謂第五有無有因者是。也有無有者。謂有大乘故得有小乘。無大乘者卽無小乘也。上云四阿笈摩非小乘經亦大乘經無已正義此復云佛說小乘經等者上述大小而此復云佛說小乘經等者上述已正義此就彼質難故無自語相違失。

卽於此中有設教言。謂阿羅漢既於自乘而得解脫。卽應以彼行境自所證得而教餘人。奚必定如大乘所云佛者。始得說法度聲聞等答。此亦不然。若如汝說則應四阿笈摩非佛所說。汝許阿羅漢所說故。如毘婆沙等論。若復教言卽阿羅漢於自乘中諸漏永盡已得菩提。云何不可名佛。又毘婆沙本五百羅漢所造。而亦稱佛世尊所造。故汝所難不能難我。應立量云。四阿笈摩眞是佛說。以阿羅漢卽是佛故。羅漢所說卽佛說。故如毘婆沙等論此更不然。若如汝說羅漢卽佛。則佛與羅漢平等平等。應無差異。此則非特與大乘教相違。亦與小乘經論相違。所以者何。於小乘經論中處處宣

說十力四無畏大悲三念住名十八不共佛法故此十八不共佛法非阿羅漢之所有故又佛名一切智名世尊等聲聞獨覺不得僭稱此名故毘婆沙論愛敬納息中云「復次大加行得故名大悲謂必經三無數大劫修習百千難行苦行方得如是大悲非如聲聞極利根者經六十劫修諸加行便得菩提非如獨覺極利根者唯經百劫修諸加行便得菩提復次依大身起故名大悲決定依止三十二種大丈夫相所莊嚴身八十隨好間節肢體身真金色常光一尋無能見頂衆生遇者無不獲益大悲依止如是勝身非如二乘所獲功德依止矬陋肢體不具諸根缺減無威德身亦能現起下」如是等言廣顯如來所緣所行所證菩提所起大悲殊勝殊勝無上無上非諸小根小果智慧微劣慈悲漣弱之二乘人所能躋及以是因緣佛非羅漢證果既殊修行亦異使無佛說大乘經者依何修行成一切智而說聲聞教度此劣根者又汝復說毘婆沙論羅漢所造而得名佛造以喻四阿笈摩亦羅漢造者此更不然以全不解毘婆沙論序中旨故蓋此論非以羅漢即佛故名佛造特以佛智無上廣大聲聞乘人所有智慧皆從彼聞非自能有故今雖造論仍述聖言第本追源名佛說耳故此論序發端云「問誰造此論答佛世尊所以者何以一切種所知法性甚深微妙非佛世尊一切智者誰能究竟等覺開示……問若爾此論何故傳言尊者迦多衍尼子造答由彼尊者受持演說廣令流布是故此論名稱歸彼然是佛說……」嗟夫今人之好持臆說者非但不知大乘

卽小乘教而亦昧之。乃更敢於中云佛說非佛說。夫大乘小乘佛此三名之自相且不之解。胡更於中連貫成辭以妄斷其差別而自立宗也。故四阿笈摩是佛所說非羅漢說。以彼聲聞智慧劣故。慈悲薄故。但求自脫煩惱障不能興起廣大行故。如獨覺四阿笈摩既佛所說非羅漢說。故大乘經定佛所說以無大乘卽無菩薩依教修行成正等覺說四阿笈摩等契經成度他行故。如無佛說小乘經者則諸聲聞無所依法修行解脫成自利行。今有小乘經故佛定說大乘經。

如上所說種種道理。大乘契經真是佛說比量安立無能違害。諸發心者應依如是聞思慧故。審慮抉擇大乘契經真是佛說非是餘說亦應正信佛真是佛非二乘等。一切智智大慈大悲無等無等殊勝殊勝生皈敬想生傾慕想謂捨於此更復依誰。又彼既然我胡不爾發決定願修決定行勇猛精進直趣菩提。一切世間利養恭敬他世異熟果報。奚足介懷。獨覺聲聞諸寂滅果亦奚足介懷。如是則豈更於外道哲人等而介於懷亦應正信大乘教理真是大乘佛所說故所詮法性所示修行殊勝殊勝無與等故。依之修行定當成就大菩提果因無上故果亦無上行無上故證亦無上。既於此法得決定信。卽於此法起決定行。如日光既出一切黑暗卽時頓破。正見既生卽更不爲外道哲人所示教言種種戲論遍計所執所能傾動。既得如是信解堅固熾然逾於金剛。如斯便入信解行地。墮菩薩數。故經頌云。一切菩薩行根本是故發心信心難若得信心必不退進入無生初地道化

利自他悉平等。是名菩薩初發心。倘無信心而能進趨大地者無有是處。所信者何曰。佛也。法也。僧也。大乘既非佛。應大乘非大乘。是則無法也。佛既不說大乘。佛應非佛。是則無佛也。無法無佛。更安得有自度度他精進勇猛大健有情之菩薩僧。無佛法僧。更依誰憑誰而起信心。信心不起。入佛何途。嗟夫。持大乘非佛說者。應審思之。勿壞佛法乃至壞衆生信心以自陷於罪累也。

上來第一已顯大乘真是佛說。自下別顯佛教教理不由思想進化之所作。謂於今世有一類衆生。以習於科學哲學理故。見一切學問。一切理想。一切技藝。無不循進化之軌。天演之義。而次第進化。以思想愈發達故。以論理愈精密故。於是學術乃日進於高明。一切學問既無不如是。於佛法何獨不然。况以迹尋之。則於佛法中小乘大乘空宗有宗盛行次第。既年各不同。是則已足徵其教理實由於小乘進而爲大乘。由空宗進而爲有宗矣。進化之公理既如彼。佛法之事實又如此。由是遂斷定。佛法教理亦由思想進化之所造作。雖然。於此有一大難題焉。即如謂。佛法教理亦由思想進化之所作者。即應諸宗經論不得同出於一人或一時。此中論藏雖無疑。難本不出於一人一時。然造論者必本聖言。聖言者即經藏也。論之於經。但可類別之。整理之。或發揮闡揚之。然絕對不能違背契經而別說異法。苟違契經而別有所說。是即外道論。非佛法也。是故論中所有教理。仍即經中所。有教理。既一切契經皆佛一人所說。是則諸宗論議。仍不出佛一人之所說。是則但有祖述之事。更

無進化之事矣。如是而西洋東洋學者所持進化之論不能成立。於是乃比較近日於印度所發現灰燼之餘之佛經而審訂其流布時代之先後及以文字之雅俗等逐下斷言曰大乘契經非佛所說以年代後出故既大乘契經非佛所說而後人僞託則經論可同出於一人一時之手論既有進化之迹可尋則經自亦循進化之軌以發達也夫然而佛教教理由思想進化之所作此理安立雖然大乘契經非佛所說也所以者何一切智智內證境所攝餘智餘境不攝故又與小乘經本俱行故諸如是等無量正因皆足顯示成立大乘契經真佛所說具如上篇大乘契經非佛說之說既破則佛教教理由思想進化之所作者自亦不攻自破由是建立第二比量云

佛法教理由思想進化之所作

以大小兩乘空有兩宗所宗契經俱佛所說故

如佛所說契經

如是比量宗中有法所謂佛法教理由謂即大小兩乘空有兩宗一切教所詮理如佛所說契經者謂佛一人所說契經既同爲一人所說如何得有進化事經無進化故依於彼經所立教理亦無進化既大小空有兩宗雖殊而所宗之經同佛所說是故一切佛法皆非思想進化之所作也以是理故比量安立或有難言如佛所說契經雖同出一人然三時說法了不了義有上無上淺深既殊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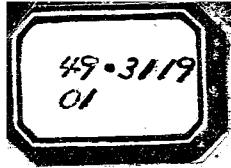
應有進化之事。是則同喻有所立法不成過。此亦不然。三時說教了不了義。密意說故。乘雖有三教。唯一故。九事三印徧契經故。一切智智前後智悲無增減故。故諸契經所詮教理非有進化等事。無所立法不成過失。故此比量應正安立。此中義趣如前已顯。

復有餘因。謂我佛法所詮實理。一切智智現量淨觀之所證故。非由徧計所計執故。法性常住無轉易。故非所作故。故佛教理非由思想進化之所作。

若復問言。佛法教理既非思想進化之所作。小乘大乘空宗有宗何以別者。答此於初發端第二第三義中已顯。茲不贅述。

嗟夫。世出世間佛爲第一。佛度衆生說法第一。弟子持法大乘第一。學佛之道發心第一。於發心中信心第一。南無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普願三界五趣胎卵濕化類於大乘教得不退信直趣菩提。正法久住。窮未來際。踴躍稱心歡喜無量。作大乘非佛說辨竟。

釋迦如來紀元後二千四百八十八年。即民國十二年二月十日於支那內學院作。



03851